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257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大地上的漫游者

在乌鲁木齐,我没有去找寻纪晓岚曾经生活的故居,似乎二百多年前的他,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,度过了影响此后一生的两年时光,并不重要。我只想做一个大地上的漫游者,在他用一百六十首诗歌热烈赞美过的西域之城,四处走走。

这是七月,太阳正不遗余力地将所有的光芒洒落。从呼和浩特乘坐飞机,一路经过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、生机勃勃的河套平原、浩荡奔流的黄河、苍凉冷寂的巴丹吉林沙漠,继续向西,历经三个小时,便会看到闪烁着圣洁之光的天山。这一点莹澈的光,在古老的星球上存在了上亿年,从东向西,绵延两千五百公里,犹如深邃的星光,照亮神秘的西域。

纪晓岚没有如此便捷的交通工具,历经整整一个严冬的长途跋涉,他才从京城行至时人眼中的荒凉苦寒之地。纪晓岚因为被贬而黯淡的一颗心,很快被天山上终年闪耀的积雪照亮,也被这片物产富饶、植满故事的地域深深吸引。就在这里,他认识了扎根沙漠的红柳,可以酿酒秣马的青稞,发现沙滩中“一丛数百茎,茎长数尺”的芨芨草,原来是史书中的息鸡草。他还在戈壁滩上与巨蜥相遇,在高山积雪中见到圣洁的雪莲,被“冬积雪,夏储水”的天生嫩震动,流连于喀什噶尔山洞里绝美的汉代壁画。

而“凉冰冰雪甜争蜜”“嚼来真似水晶寒”的甜美瓜果,“登盘春菜脆玻璃”的蔬菜,更是抚慰了纪晓岚贪吃的肠胃。在离开乌鲁木齐许多年后,无肉不欢的他,还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津津有味地记载了让他垂涎欲滴的美食:“骡肉肥脆可食,马则未见食之者。又有野羊,食之与常羊无异。”“山珍人饕只寻常,处处深林是猎场。”只要有肉可吃,有烟可抽,有书可读,人生就没有什么值得烦恼。即便风雪交

□内蒙古呼和浩特安宁

淘书记趣

过去,南京城南朝天宫东边有“大地摊”,我称“旧书市”,每周六早晨五点就开市,基本是午后结束。这里几乎什么都有,旧货五花八门,仅说旧书、旧杂志、旧报纸、旧字画、旧的文房用品等等,让人眼花缭乱。

摆摊的有男有女,大多为中年人,早晨他们啃着烧饼油条,和淘书的顾客讨价还价,有时生意做成了就开心,有时被压价太狠,也恼火。便宜是便宜,但顾客都是挑挑拣拣,像沙里淘金,只买自己喜欢的。

一般爱书之人,对书有自己的偏好,眼力好,眼界也高,看似悠闲,一圈转下来,往往都不空手。也有在其他地方开旧书店的主儿,赶来这里捡便宜,“进货”一样,大包小包,用自行车捆走。

我也是常客,那些年,在这里淘到过许多好书,有刚出版不久的,也有古典旧籍。有便宜的只几块钱,有贵的大几百元。久做旧书生意的摊主,门槛精,也是很懂“宰客”的方法。他们往往对古籍类旧书、旧期刊、老字画,都会期以高价,且不容你还价。

□南京胡剑明

老山之乐

我很喜欢在老山森林公园中漫步。空气是甜的、是新鲜的。端详着一棵棵树的英姿,它们有的疏朗,有的繁密,各式各样的树显示了各式各样的美。

有时,在林荫下漫步,会有一颗颗水珠滴到身上,也许是沿着脸颊流淌,也许是背脊直下,沁人心脾。我总是不忙着把它拭去,任由它悄然坠下,享受着一种生活于大自然中难得的情趣。

走进老山森林公园,满眼都是绿色。在山风呼啸中看群树摆动,那壮观的景色使人顿然忘却世俗许多的纷扰事。有一种“此中有深意,欲辩已忘言”的欢愉。

这绿,让我想起了诗歌里的绿色。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。”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。”“绿竹入幽径,青萝拂行衣。”想起这些句子,我总有心动感觉,时光匆匆去,树却年年绿。

老山的绿是有层次有质感的,浅绿梦幻、清淡,仿佛古代美女的绿罗裙,飘飘然、悠悠然。深绿优雅、淡定,是静坐在时光里的老去的美人,即使绿到沧桑,也不改本色。

老山草木是绿色之源,草木们在这老山里静静的,不问沧桑,随遇而安;它们博大无

□南京陈思

加的寒冬,这天山脚下的域外之城,依然是“朝朝煤户到城来”。寒冷的冬夜里,炉膛中轰隆轰隆穿行的炭火,温暖了客居西域的纪晓岚,让他在不知何时可以转向的人生逆旅中,由衷地发出赞叹:“北山更比西山好,须辨寒炉一夜灰。”

此时是盛夏,门口卖馍的小伙子,正将一个酥香可口的滚烫的馍,从馍坑里取出来,麻利地打包,交给络绎不绝的顾客。附近的玉石商铺里,游客在精心挑选着温润的玉石。大巴扎市场上热闹喧哗,即便到了凌晨,依然人头攒动。霓虹闪烁的大道上,行人车马川流不息。我站在交错纵横的高架桥上,仰头注视着夜空中一颗遥远的星星,它正努力穿过漆黑的夜幕,让微弱的星光照亮人间。身后的快餐店里,服务生站在门口,迎来送往,高声招呼着客人。形形色色的人向我走来,又从我身边消失。

就在这里,纪晓岚记下黄沙大漠、沃野田畴,也记下奇花异草、飞禽走兽。酷暑严寒未曾将他击倒,他笑着起身,掸落灰尘,继续人生奇异之旅。他以孩子般天真赤诚之心,记下“小人国”里的红柳挂,茹毛饮血的野人,关帝庙前的神马,深山大泽中的奇异树妖,把犯人瞬间卷到异地的龙卷风,陪伴其千里跋涉返京的义犬,途中死去却千里托梦探儿的母亲,还以怜香惜玉之心,记下那些流落西域、命运多舛的柔弱女子。

此刻,被天山雪水浸润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古城里,死亡与新生、离去与抵达,犹如日月交替,在大地上轮回上演。干旱中死去的大树脚下,稚嫩的幼苗正将细小的根须,牢牢地扎入大地。去繁华之地寻找路途的年轻人,正与奔赴这座神秘之都的热血青年擦肩而过。人们在这里埋下爱恨,也在这里,度过惊心动魄或微不足道的一生。

记得有一年盛夏时节,陪我的恩师、南师大中文系教授常国武先生去逛地摊,先生当时已经82岁了,兴趣不减。当他拿起一本竖排版《唐宋诗词选》,左翻右看时,摊主可能是看先生穿着一件显旧的圆领老头衫,不像是“懂书”人,就说:“老大爷,你还看懂啊?我要价可是两百哦!”先生并不理他,还是细致地翻看,又轻声对我说,这版本少。摊主又一次说:“还看懂啊?看懂,我就送给你!”先生慢条斯理,把书中两页折了个角,递到摊主手上说:“你看好了,我背这几首。然后,就一口气吟出了书中的四首宋词,还简要地说出诗的意思。摊主捧着书,看着,听着先生一字不落地背书,又娓娓道来地讲解……”

在我正气凛然的见证下,摊主岂可食言?遂将这本书送给了“老大爷”。临走时,我笑着对摊主说,今天碰上“看懂”书的人了,你不知道,这位老先生曾写过两寸厚的《宋代文学史》,是大学教授,那是真叫懂啊!回来后,先生在书的扉页上,用毛笔写了百字“淘书记”,转送给了我。

私,沉稳安宁。草木们是大自然的智者。

老山是宁静的,但也是喧闹的。你如果行走走在里面仔细观察,就会随处发现野果,随处发现动物。有时一只小野兔在你眼前奔跑,有时一只啄木鸟笃笃地啄着树干,有时一只小鸟翩若惊鸿地跳跃而过,有时几只白鹭在树林间振翅飞翔,有时一小串一小串野果似在你眼前诱惑。一抬头会发现群鸟在树上盘旋、喧闹,叽叽喳喳声使人感到生机盎然。

在老山森林公园,醉的何止是满眼的绿,满耳的大自然流淌的声响,还有那状元郎张孝祥词作的回廊。“读书过目不忘,下笔顷刻数千言”,“年十六,领乡书,再举冠里选。绍兴二十四年,廷试第一。”才思敏捷,作词豪放爽朗的张孝祥,留下的《于湖居士文集》《于湖词》,让后人赞叹,让老山森林公园多了一层文化意境,让人回味。

目视远方的张孝祥全身塑像,似有壮志未酬之慨。他的墓冢掩映在林荫灌木间,墓前竖有石碑。岁月匆匆,一代词人就静静安卧在景色秀丽的老山,四处一片幽静,那些不朽的词章,永远长留人间。

夏天应该去山里,我庆幸浦口有这百里老山,让我们自在徜徉。

拾花入馔

四月里,我们这里槐花才冒绿,苏州友人在山中寻觅,已剪下了春天里第一串槐花。槐花炒鸡蛋,黄绿相间,通过网络与我共享今年第一盘槐花。

我覬觎小镇桥下那几棵槐树,隔三岔五去瞅,冒出翠绿色小花苞了,鼓起来一点了,又饱满些了,翘首以盼。忽地,千朵万朵。两位男士爬树伶俐,施舍我一些槐花,今年花期比去年足足迟到半个月。但桥下这几棵槐树远远不能让我朋友们满足,距小镇半小时车程东湖路路边的槐树林让我们实现了槐花自由。

就这样,苏州和如东的朋友们通过网络各自展露槐花宴,槐花炒蛋、槐花鸡蛋汤、蒸槐花麦饭、槐花鸡蛋饼、油炸槐花裹面、凉拌槐花、槐花饺子、槐花包子、槐花糯米粥、甜品槐花酱。想象力尽情在槐花身上驰骋。

大片半人高的柠檬黄镶嵌在湿地公园东北角,我说是“萱草”,姐姐说是“黄花菜,花形似针,又叫金针菜、忘忧草,刚采摘的黄花菜可鲜美了”。即刻动手,我们掐的不是花,是金针,是一根根金针。姐姐洗净金针,水烧开,倒入金针,片刻捞出,沥水,滴洒调料,最后浇上灵魂麻油。金针一根根,在姐姐妙手之下,清新脆爽,鲜美令人忘忧。

《诗经·郑风》中写道: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,洵美且都。有女同行,颜如舜华。”舜华和舜英,就是木槿花。我说,木槿,是从《诗经》走出来的美女,高跃枝头,紫气明媚,仙乐飘飘。唯有雪白豆腐方能与木槿的气质相配。一份木槿搭一份豆腐,一家一家分享给我亲爱的朋友们,好似分发喜帖,传递喜气福气情义。

朋友说,金灿灿的南瓜花只有一天生命,朝开暮凋,授粉之后完成使命的雄花,便可摘取入菜。南瓜花蕊发苦,要想好吃,须剪去花蕊,得小心动作,单剪蕊不能碰着娇嫩花瓣。南瓜花裹面,油煎是寻常,朋友却创新一道菜。除下花托,剪掉花梗撕去硬皮,捣碎豆腐加入肉糜,包入花苞,合上五片金黄色花瓣,花梗插进固定。葱姜蒜末炒出香味,烧开水,下南瓜花,最后用水淀粉勾芡,加盐、鸡汁。迫不及待,我浅尝一口,汤料清香,南瓜狮子头,肉香南瓜花香,过瘾得很,还取上好菜名“南瓜花酿”。

花馐故事,永远留在《山家清供》《养月全》《餐芳谱》《御香缥缈录》这些陌生古籍里,兰花火锅、梅花玻璃鱿鱼羹、杏花烩三鲜、玉兰扒鱼肚、桃花鱼片蛋羹、牡丹花爆鸡条……无数花儿是有心人的食材,花瓣、花蕊、花蒂、花茎,美味的构成元素,拼出圆滑的味道。二十四节气、七十二候,我们追逐鲜花的节奏,沐浴花朵芬芳、色彩或是魅惑,肆意由花馐喂养,相互戏称“花痴吃花”。就请将我们滋养成不同季候不同风韵的花儿吧!

□如东桑云梅

雨鞋

好多年没有穿雨鞋了。那天在车站躲雨,看到一对老夫妻,撑着雨伞穿着雨鞋,从容地走在大雨中,那一幕让我想起了一双雨鞋,也想起了没有雨鞋的日子。

小时候家里穷,从小到大我都是穿大姐做的布鞋。每年春节大姐都会拿出做好的新布鞋给我穿,恨不得睡觉都穿在脚上。

那时在乡下,都是土路,每当下雨天,穿布鞋是无法出门的,只能躲在家中。读小学的时候,下雨天都是大姐背着我去学校。学校在村的西面,是一座旧庙改造的,所以叫庙前小学。大姐一手撑着黄布伞,一手托着我,吃力地走在泥泞的路上,我靠在大姐的背上,感觉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。我有时会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,渴望下雨,这样大姐可以在雨中背着我去学校。

要到镇上去读初中了,中学离家有几里地路。家里还是那么穷,父母没有钱买一双新雨鞋给我。夏天只能赤着脚去上学,走在泥泞的路上,有时碰到泥土上露出尖尖的砖头,发出一阵钻心的痛,只能咬着牙去上学。冬天碰到下雨天,母亲只能找来塑料薄膜把它裹在脚上。有时薄膜穿掉了冰凉的雨水流淌在脚上,到了学校只有把鞋脱下来,脚冻上一天。渴望一双雨鞋,成了我心中的梦。

读完高中,没考上大学,又复读了三年。母亲始终没钱给我买新雨鞋。母亲说:“等你工作了有钱了自己去买吧。”工作后,当看到同事小陆穿着一双新黑色半筒雨鞋时,我竟然暗自伤神难过了许久。

小陆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,他说:“这双鞋在市里人民商场买的,等发了工资我陪你去买。”说实话当时工资只有三十多元,领到工资要交给父母三十元,哪有钱去买。

我把想买一双雨鞋的想法,告诉了母亲。母亲笑着说:“去买吧,你自己挣到钱应该的。”领到工资后,小陆陪我去人民商场,当一双新的雨鞋穿在脚上时,我高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我终于有了一双新雨鞋。

每当下雨天,我穿上新雨鞋去上班,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开心。我把这双鞋当宝贝一样保护起来。

这双鞋伴我度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,直到老房子拆迁。那日看到那对老夫妻穿着,我又想起了它。

□苏州徐建平